

# 我的战后经历

〔日本〕袴田里见著

商务印书馆

2  
3  
1

# 我的战后经历

——一个前共产党干部的证言——

〔日本〕袴田里见 著

商务印书馆

1980年·北京

週刊朝日

(独占連載)

1978年3月10日—9月1日

東京

## 内部发行

### 我的战后经历

一个前共产党干部的证言

〔日本〕袴田里见 著

周 斌 译

---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5 1/2印张 110千字

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7,300册

统一书号：3017·283 定价：0.45元

## 出版说明

袴田里见是日共老党员，1933年被捕下狱，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释放。出狱后，参与日共的重建工作，曾任日共中央委员、政治局委员、常委、副委员长等职。1977年同宫本显治闹翻，被日共开除出党。

本书叙述他参与战后日共的重建工作，参加国际共运的活动，来我国访问等情况，可能对研究日本现代史、日共历史、国际共运史等有点参考价值，故翻译出版，内部发行。本书翻译所根据的版本，是由他口述、日本《朝日周刊》记者川口信行整理并在该刊1978年3月10日至9月1日各期连载的文章。本书引述他与我国领导人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同志的谈话，未经核实，也无从核实，谨请读者注意。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出狱前后,唯恐被秘密杀害…………… 3
- 第二回 为查问特务事件,早就和德田激烈争论…………… 12
- 第三回 介意野坂回国,德田心情复杂…………… 21
- 第四回 追踪伊藤律的“阴影”而被贬职…………… 31
- 第五回 “二·一罢工”,开始揭穿“共产党神话”…………… 38
- 第六回 一九五〇年分裂后,终于逃离日本…………… 45
- 第七回 偷渡中国,险些出事…………… 53
- 第八回 出席斯大林主持的决定命运的会议,被迫接受“武装斗争”纲领…………… 60
- 第九回 在莫斯科亲身感受到斯大林逝世的冲击…………… 71
- 第十回 继得知贝利亚处决后,又获悉伊藤律被开除出党…………… 78
- 第十一回 苏斯洛夫在关键时刻插一手…………… 85
- 第十二回 赫鲁晓夫“批判斯大林”的冲击烈度…………… 91
- 第十三回 偷渡日本海,帆船遇风浪……………100
- 第十四回 暴力革命论从党的路线中一笔勾销了……………106
- 第十五回 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后,党的力量迅速扩大……………114
- 第十六回 胡志明和我竭力调停“苏中关系”……………121
- 第十七回 能言善辩的苏斯洛夫同我在莫斯科的一

	场争论 .....	130
第十八回	在天安门上获悉印尼“九·三〇事件”时的冲击 .....	139
第十九回	日中两党决裂的原因,毛泽东的“苏联法西斯论” .....	152
第二十回	证明我对党中央批评意见的内部资料 .....	159

## 目 录

- 第一回 出狱前后,唯恐被秘密杀害…………… 3
- 第二回 为查问特务事件,早就和德田激烈争论…………… 12
- 第三回 介意野坂回国,德田心情复杂…………… 21
- 第四回 追踪伊藤律的“阴影”而被贬职…………… 31
- 第五回 “二·一罢工”,开始揭穿“共产党神话”…………… 38
- 第六回 一九五〇年分裂后,终于逃离日本…………… 45
- 第七回 偷渡中国,险些出事…………… 53
- 第八回 出席斯大林主持的决定命运的会议,被  
迫接受“武装斗争”纲领…………… 60
- 第九回 在莫斯科亲身感受到斯大林逝世的冲击…………… 71
- 第十回 继得知贝利亚处决后,又获悉伊藤律被  
开除出党…………… 78
- 第十一回 苏斯洛夫在关键时刻插一手…………… 85
- 第十二回 赫鲁晓夫“批判斯大林”的冲击烈度…………… 91
- 第十三回 偷渡日本海,帆船遇风浪……………100
- 第十四回 暴力革命论从党的路线中一笔勾销了……………106
- 第十五回 一九六〇年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后,党  
的力量迅速扩大……………114
- 第十六回 胡志明和我竭力调停“苏中关系”……………121
- 第十七回 能言善辩的苏斯洛夫同我在莫斯科的一

	场争论 .....	130
第十八回	在天安门上获悉印尼“九·三〇事件”时的冲击 .....	139
第十九回	日中两党决裂的原因,毛泽东的“苏联法西斯论” .....	152
第二十回	证明我对党中央批评意见的内部资料 .....	159



## 第一回 出狱前后，唯恐被秘密杀害

要写《我的战后经历》，就得重提一下我的《狱中日记》。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写过日记，此前此后都没有写过。从战争结束那年，即昭和二十年<sup>①</sup>元旦起到我出狱前一天十月八日止，我在仙台宫城监狱里，搓搓冻僵的手，写了十个半月日记。

一九四四年年底，我当面向典狱长提出了写日记的要求，他挖苦我好一顿后，才准许我买一本大学生用的笔记本。如何更好地使用这本笔记本呢？

作为共产主义者，我一直坚信在战争中日本必败。从狱中高音喇叭传来的新闻广播（每晚七点一次）中，也能清楚地知道形势正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。我写日记就是想把战况的变化记录下来。

尽可能把字写得小一些，这样，一本笔记本便可记下更多的内容——心里虽这么想，但冷天冻伤的手指不听使唤，字越写越大，真叫人着急。

一月一日

早七时起床。整天无事。昨夜降雪一寸左右，但今天天空晴朗，气候温和。元旦盛餐：糙米饭、萝卜酱汤、煮牛蒡、外加两个用花扁豆粉做馅的年糕团子。往年照例的大锅菜不见了。

<sup>①</sup> 昭和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年号，昭和元年为一九二六年，昭和二十年即一九四五年。本书作者时而用昭和年号，时而用公历年号，译文都折算成了公历年号。——译者

世人说，男子四十二岁交厄运。我正好迎来了四十二岁。但是，今年不仅是四十二岁的男子流年不利，而且全日本人民都交厄运。

被捕至今正满十年，服苦役已过两年。健康情况甚佳，痔疮也在好转。

### 五月三日

苏联公报宣布，苏军五月一日下午完全攻克柏林。这是四月二十一日向柏林发动总攻后的第十天。

虽还有低烧，但从今天起白天不再卧床了。

独居十多年，我已成苍老。

卧病三周余，树又添新绿。

### 八月十五日

阴。昨夜两次空袭警报。

早、午喝粥。十天腹泻，体衰无力。体重大概不足四十一公斤。

使数亿人民遭灾的战争今天结束，但我仍幸存人间。

呀！死伤于战争者何止几百万！我也曾有思想准备：或死于轰炸，或死于炮轰。

我不但担心空袭时被炸死，而且经常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宪兵杀害。

### 典狱长警告：“安分守己于你有利”

一九四三年九月，意大利无条件投降那天，当喇叭中传来这一消息时，我朝隔壁的竹中恒三郎（现党中央名誉委员）大声说：

“喂！竹中，听见了吗？意大利无条件投降了。不久德国也会投降，日本也要垮台。我们不会老呆在这种地方！”

这引起大家一阵议论纷纷。象是被狱卒听见了。晚饭后，狱吏走了过来。例行检查不是已经完了嘛，我正在纳闷。

他怒气冲冲地吆喝一声：

“袴田，出来！”

我弯腰走出低矮的房门。他说，跟我来。我被带到了空空荡荡的未宣判的犯人拘留所前面。

“打开第十六号牢房！”

说着就把我推了进去，咯啷一声上了锁。在寂静的监狱里，这种上锁声最令人讨厌。

“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？”

我大声抗议，他们置之不理。我按牢房的电铃开关，他们也充耳不闻。接着，竹中、春日庄次郎（前中央委员，已脱党）相继被带到这里，关进离我五、六间外的牢房。此后，虽然一天三餐还能吃到饭，但是既不让运动，也不准洗澡，而且还没收了书籍。

不久，典狱长调动工作，临走前把我叫去警告说：

“今后战争将越打越激烈。安分守己于你有利。这次就放你回原来的地方，以后得注意。”

他这句话使我马上想起“龟户事件”。大正十二年<sup>①</sup>关东大地震时，一片混乱，南葛工会的一些会员在龟户警察署被杀害了。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<sup>②</sup>夫妇也死于宪兵队之手。当时我在钏路，得悉这一事件后非常激动，决心继承死难者的未竟事业，无所畏惧地前进，抱着仿佛自己已经当了英雄似的心

---

<sup>①</sup> 大正是日本天皇嘉仁（裕仁之父）的年号，嘉仁在位十五年，大正元年为一九一二年，大正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。——译者

<sup>②</sup> 大杉荣（1885—1923），东京外语学校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运动，几次被捕，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。关东大地震时，被宪兵大卫甘粕正彦杀害。——译者

情，来到东京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我见到了建党时期的领导人渡边政之辅<sup>①</sup>，随后又认识了德田球一<sup>②</sup>。

不久以后，我知道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六月“第一次共产党事件”<sup>③</sup>中被捕，这时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。

我的脑际萦回着“龟户事件”，几个念头一闪而过：如果美军在盐崎一带强行登陆，宪兵队就可能大批闯进监狱；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如果活着，就会同美军合作，进行报复，为了消除这种隐患，不如乘着混乱……。

七月十日，仙台也遭到美机的狂轰滥炸。在那样密集的炸弹爆炸下，自己并不感到恐怖。身在狱中，既无远走高飞、逃之夭夭的目标，又无确有把握的前途。很奇怪，这种时候的担忧往往缺乏真实感。但当想起自己可能被弄到某个角落去干掉时，心情就不同了。

### 十五年的监狱生活，历史性的十月四日

八月十五日的日记中，虽然写着“我仍幸存人间”，但释放

---

① 渡边政之辅(1899—1928)，日共初期的领导人之一。一九二三年六月被捕，出狱后继续从事重建党的工作和工会运动。一九二八年二月在台湾基隆受警察凌辱，被迫自杀。——译者

② 德田球一(1894—1953)，日本大学毕业后当律师，早年信仰共产主义，是日共创始人之一。一九二八年被捕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获释，在狱中坚持斗争近十八年。出狱后重建日共，成为日共主要负责人。一九五三年病故北京。——译者

③ 一九二三年六月，日本统治阶级对日共发动第一次大规模镇压。翌年二月，日共被迫宣布“解散”。——译者

我们政治犯的日子却一拖再拖。狱中政治犯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，如当面向典狱长要求改善伙食，把四等餐提高为三等餐。

监狱内的伙食分成五等。无职业的未宣判犯人吃得最糟。在有职业的人中，政治犯待遇最低，吃四等餐。提高一等的差别，就在于碗里的饭稍微盛得满一点。

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迎来了历史性的十月四日。我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：

### 十月五日

雨。阴雨连绵。用间苗拔下来的萝卜做的酱汤，熬萝卜。

昨天，同盟国军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废除“治安维持法”<sup>①</sup>。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，在同盟国军司令部命令下宣告结束。念及许多同志在这个恶法之下牺牲，想起自己囚禁长达十五年，（总计）真是无比愤慨。

我和大家都相信，这一下政治犯都能获释了。但前来说明司法省通知的典狱长却向我宣布：“犯有双重罪者，还没有得到司法省的释放命令。”我吃了一惊。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东京，决心在重建党的工作中大干一番。我一阵火上来，义正词严地说：

“岂有此理！我是‘治安维持法’的受害者。所谓双重罪，只不过是借口而已。”

我缠住典狱长不放，但没有结果。众所周知，一九三三年

---

<sup>①</sup> 日本政府一九二五年制定的法律，后来又几经修改，成为镇压革命斗争和群众运动的主要依据。法律明确规定禁止“以变革国体、否认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结社和运动”。——译者

底，我在和宫本显治<sup>①</sup>等人一起查问混进党内的特务，造成小畑达夫死亡的事件<sup>②</sup>中，确以“伤害致死”等罪名，被判处十三年徒刑。但我认为，那个事件基本上仍属于违反“治安维持法”。

“如果不服，你可以要求复审。”

这样，要求复审，不是一、二十天就能了结得了的。要求复审，就会被解送东京，而且，即使打上两、三个月官司，也未必能够获释……。想到这里，自己才平静下来。

据我调查，那时宫城监狱里押着四十二、三个政治犯。犯违反“治安维持法”及其他罪者，连我共四人。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，暗杀过特别高等警察<sup>③</sup>，抢劫银行时枪杀过一个人。从前和现在几乎都不例外，无政府主义者也好，投掷炸弹的人也好，工人出身的很少，大都是中上或中等家庭的子弟。

我找典狱长为出狱的同志交涉一些事情：

“他们出狱后连一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。他们没有干任

---

① 宫本显治(1908— )，在东京大学读书时从事学生运动，毕业后即以文艺评论家的身份从事无产阶级文艺运动，一九三〇年加入日共，不久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并和女作家中条百合子结婚。一九三三年被捕，囚禁十二年。一九四五年出狱后和德田球一、野坂参三等人一起重建日共，后担任日共书记长、委员长等职，至今掌握着党的领导权。——译者

② 日共几经镇压，受到重大损失。一九三三年，中央委员宫本显治、袴田里见等人对混进日共的特务小畑达夫、大泉兼藏产生怀疑，乃进行内部审查。小畑在挣扎中被打死。当时日本反动政府即利用此事，大加渲染，说日共私设刑堂，打死同志，并以“伤害致死”为由，判宫本无期徒刑，袴田有期徒刑十三年。战后，日本一些反共势力还常常抓住此事，进行反共宣传。宫本等人不敢正面说明历史背景和事件经过，而是躲躲闪闪，常常造成被动。——译者

③ 特别高等警察是日本在三十年代前后的特务组织，简称“特高”。——译者

何坏事，只因为从事共产党的活动，就被捕并关进这里来。难道不应该发一套西服和衬衣、领带、鞋子，以及可供几天食用的大米和旅费吗？”

那时，典狱长已经非常客气了，仿佛主客颠倒过来似的，居然叫我先生了。

“袴田先生，话虽这么说，可您也许不知道，现在走遍仙台市，也找不到一家西服店呀！不是挨了轰炸，就是疏散走了，到哪里去买呢？”典狱长喃喃地说。

我说：

“那就请你们从各自的衣柜中拿出一套来吧。”

现在看来，这等于是故意出难题，但后来他们还是送来了尚未穿过的用灯芯绒缝制的看守工作服。

竹中、春日等都出狱了。出狱前，都被美军反间谍部队调查了一番。询问的问题是：战争期间干了些什么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，等等。记得竹中后来曾对我说过：

“吃到了多年没有尝过的巧克力，味道不错。抽烟时抽得脑子晕乎乎的。”

### **我因双重罪而不能获释，心情焦躁**

我未能获释，心情明显地焦躁起来。从新闻广播中也可以知道，监狱外的“战后”生活已经开始了。

**十月十日**

全天暴雨。午后两点，领到一大碗青火豆，十几年没有吃过了，味道极美。

今天，竹中同志出狱。一九四三年五月以来，我和他一直生活在

这里。

早晨，我俩获准单独交谈。我谈了许多问题，给他交待了工作方针。

从今晚七时的新闻广播中得知，敬爱的德田球一同志和志贺义雄<sup>①</sup>同志等从东京预防拘留所获释了。他们出来时，五百多名同志冒着倾盆大雨，举着红旗前往迎接，德田同志向他们讲了二十分钟话。

社会形势变化多大呀！昨天共产党被看作奸党中的奸党，我们共产主义者被认为十恶不赦，受到血腥镇压，现在获得自由了。

十月十七、十八日，后来当选为中委的伊藤宪一等人来监狱探望，说是德田球一派他们来的。那时我第一次听说，宫本显治十月九日从网走监狱获释了。我十分惊讶，对监狱当局大发雷霆说：

“我和他是同一罪名。他判无期，我判十三年。罪重的先释放，罪轻的仍扣押着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和他不但罪名相同，而且从事完全一样的活动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赶快放我出狱！”

此后，我几乎每天都去找典狱长讲理。一次，我大喊大叫说：

“好吧，再不放我出去，我就揭你典狱长丑事的老底。你贪污配给物资。大马哈鱼罐头你自己拿了二十来个，而只给一般看守三个。这种丑事一传出去，你准得受撤职处分。”

典狱长对这一下子也感到十分棘手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志贺义雄(1902— )，日共初期领导人之一，一九二八年被捕，下狱十八年。出狱后和德田等人一起重建日共，并历任要职。一九六四年因在国会里投票赞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被开除出党，同年底在苏联支持下另立日本共产党(日本之声)，目前已无多少影响。——译者



## 我在宫本之后出狱的心情

“我认为他们把宫本错放了。至于你，我已派看守长去东京司法省商议，请稍等等吧。”典狱长这样向我解释。

我宣布进行绝食斗争：“不释放，我就不吃饭！”

“那就以我个人名义释放吧……。”

十月十九日，象送瘟神似地，终于同意我出狱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从法律上看还有不少问题，但我坚持一条：“为什么释放宫本，不释放我？”

在这点上，宫本先出狱对我也有好处。估计宫本能够出狱，也是网走典狱长想法找到理由，同有关当局多次交涉的结果。宫本是取得“因病难于服刑”的诊断书而获得释放的。事后，他曾对富士真奈美说过：“我吃了不少土豆，恢复了健康，体重达到六十公斤。”可见他的身体不错。

十月十九日，我从宫城监狱获释；两条腿软弱无力，如果要走路，真是寸步难行。当时我骨瘦如柴，体重只有四十一公斤上下。大腿最粗实的部位，还不到一围，没有膝盖那么粗。战争行将结束前，狱卒陆续调到部队上去当兵，因为无人负责看守，也就很少让犯人到运动场去了。

出狱时无人来接，我强求典狱长派车送我，由戒护课长——地位仅次于典狱长的警备负责人——开车送我到火车站，并替我买好车票。记得他还给了我一些钱。

我没有回故乡青森县，只在山形县外甥家里耽搁了一夜，便到东京去。

阔别十余载的上野车站，在眼前展现出一片废墟，连品